



冯小刚：毫无征兆地醒了，走上阳台看风平浪静的黎明，海湾静如湖水，一半腾起雾一半是透彻的晨曦。因为近在咫尺，我想到若海啸发生在劫难逃，由此想到一切灾祸，想到瞬间失去双亲幸存下来的孩子，心有说不出的难过。路还那么长，谁陪她往下走？注定了一世的冷清和孤独。想至此，满脸泪，心情一落千丈。

哈罗李敖：2011年7月25日下午，我从香港回来了。我不喜欢红尘，除了2次演讲、N次记者访问、与凤凰卫视刘长乐3次饭局外，我都藏在旅馆里，独自吃了2次腊味饭。整个香港书展的大场面，由我和林青霞包了：林青霞场子来了1500人，我的场子来了2170人（外面挤不进来的不算）。林青霞真是星光四射。

林少华：村上春树在音乐随笔集中提到这样一种人：“平时老老实实，很少主动发言，看上去不那么起眼。但每到关键时刻，便站起身简明扼要条不紊地阐述正论，其话语自有坚实的分量。说罢坐下，继续静静地倾听别人的意见。正因为存在这样的人，世界的钟摆才得以微调和收敛于合适的位置。”——你是这种人吗？

刘明清：真正的好书会吸引你一口气读完。出差在机场买了雪珥的这本《辛亥：计划外革命》，飞机上便迫不及待，一口气读完。写辛亥的书已经出了不少，可此却写出了新意：从经济与民生角度切入。在他那里，大清朝的完蛋，居然与全民炒股有关呢！

麦家：写了几部书，常被称作知识分子。我一向不认为作家是知识分子，当然有些是。就我个人而言，只是个小说家，一个用爱恨情仇和悲欢离合编造故事王国的“手艺人”。我承认我内心敏感，但由于长期宅在家中，对天下的感知触角钝了。知识分子是心怀天下的，作家可能心中只有自己，小说家里也许只有故事了吧。

蒙曼：格瓦拉是个迷人但令人不安的英雄。但是，他有一句最迷人而且令人安心的话：“让我们面对现实，让我们忠于理想。”

孙云晓：人的潜能是巨大的，只要教育得法引导得当，可以战胜许多难关。灾难也可能变成一所学校，许多杰出人物都是从痛苦这所学校毕业的。最重要的教育就是父母的榜样作用，父母的镇静自若不仅会让孩子信心倍增，还会让他们大大提升抗挫折能力，这些坚强的品质可能使孩子终身受益。

FT老愚：闷热难捱，读书可清凉身心。刘汝霖先生的《汉晋学术编年》，采撷得当，叙述精妙，此君以文言行文，尤耐咀嚼。流沙河先生做起福尔摩斯，费心侦破一百个汉字的文化谜底，《文字侦探》一书日读一篇，美不胜收。至于波兰作家卡普钦斯基的《皇帝——一个独裁政权的倾覆》，一口气可读完，妙。

(深圳商报记者 张贺敏 编)

林青霞活得很精彩

◎杨青

林青霞自从息影以来，有关她复出的新闻就一直不断。她与演艺圈好友的随便一次聚会，都被揣测为复出的先兆。先有赖声川，后有徐克，最终证明揣测只能是揣测。而这一次，她终于复出了，只不过，场地不是舞台也不是片场，而是香港书展，头衔也从演员摇身一变成了作家。

一本厚厚的《窗里窗外》，成为这么多年来自我手写我的第一部作品。虽然里面的图片很多，字号很大，排版又稀稀拉拉，但不妨碍读者的追捧。她的粉丝是幸运的，虽然无法在银幕和荧屏上看到她的最新演出，却可以捧起她的书走进她曾经历过的世界。

17岁出道的林青霞，今年57岁。这个年纪，不管她保养得多好，也不管岁月对她多垂青，都经不住镜头的聚焦和放大，除非表现的主题是沧桑。林青霞学历虽然不高，但情商绝对不低，最终她选择了笔，选择了另类复出。

林青霞身处香港，丈夫身价不菲，自然是狗仔队追逐的目标，关于她的新闻一直不断。先是婚姻触礁，丈夫有外遇，后又爆出林青霞去看心理医生有轻生倾向，处于风暴中心的林青霞夫妇始终一言不发。在外面挺他们的居然是林青霞的前任张天爱，她先解释自己与丈夫离婚的原因，澄清林青霞不是第三者，接下来又力挺丈夫没有外遇，他们婚姻稳固，再称林青霞性格开朗不会轻生，然后大赞林是百分之一百的好女人，对女儿很好。你可以感叹张天爱的大度，但琢磨过后会更佩服林青霞的道行。

虽然身为大明星，但一旦嫁入豪门，为人妇为人母，面对家庭和婚姻，如何自处、如何与身边人相处，都是一门高深的学问。活到百岁的杨绛先生透露自己获得自由的方式是忍，所谓百忍成钢，听得人辛酸又感伤。林青霞显然也经过种种打磨和修炼，显然比她的同行更坚忍。

翻看《窗里窗外》，她的好友一个个香消玉殒，邓丽君客死他乡，三毛自断平生，张国荣惨烈一跃。相形之下，林青霞的人生算是圆满。丈夫事业有成，身价看涨，虽然免不了风风雨雨，但谁家的屋檐下是一片清明？

在刘嘉玲的裸照风波后，媒体报道林青霞把圣严法师的十二字真言转告刘嘉玲，一瞬间，你仿佛看到她在同行中的地位和作用，她是前辈，更像导师，负责开解惑惑。

除了家庭以外，她与马家辉夫妇是好友，向董桥请教写作经验，视季羡林的作文为榜样。徐克和施南生是她的铁杆老友，甚至连一向清高的李敖面对她的新书，也捧场地吐出两个字：“买起。”

“怀人”是这本书的主旨，她写的都是我们知道的那些明星或作家不为人知的往事。当然她并不像倪萍那样把自己的人生和盘托出，最有看头和最精彩的恋爱婚姻被她悄悄搁置。她知道什么事情该保留，什么事情可以分享。

除了写作以外，她还练书法、画画、摄影。她说到了六十岁的时候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艺术家，我不知道三年后，她能不能开个书画展或办个摄影展，但我可能肯定，一个对自我有要求、不肯轻易放弃的人一定会活得很精彩。

如何看待民间资本投资电影放宽？

投资放宽了，内容呢？

◎韩浩月

业内期待已久的《电影产业促进法》草案已送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审查，目前处在修改完善阶段。该草案最引人关注的一点是，“将进一步降低电影摄制、发行、放映等业务的市场准入门槛，放开对民间资本投资电影业务的限制。”

民间资本进入电影制作、发行和放映等业务，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，缔造了华谊兄弟、新画面等数家有影响力的民营电影公司。据国际统计局资料显示，目前内地已有2000多家民营影视公司介入电影制作行业，有报道说，民营影视公司参与的影片已经支撑起票房的半壁江山，这恐怕是排除了进口电影票房之后的数字。在每年最卖座合拍片、国产片的背后，总会发现民营影视公司的身影。如果说民营影视公司在主导着当下电影制作水准，一点儿也不夸张。

但真正把握电影发展大方向的权力，仍然握在管理部门手里。如果您经常看电影，不难发现每部片子的片头都有一个“龙标”，这是该电影通过电影局审查准予公映的标记。此外，还有相当数量的电影会有一个国营电影制片厂的厂牌。按照我的理解，这个厂牌的出现，和国有出版社与民营图书发行公司合作出书的性质一样，国有方负责解决政策上“既要发展又要管理”的矛盾，而民营方则负责找钱、制作和赚钱等具体事务。

我注意到香港媒体在报道《电影产业促进法》送审时，把“放开对民间资本投资电影业务的限制”中的“放开”一词改成了“放宽”，确切地说，“放宽”的描述更准确一些。在这个消息被当作新闻报道出来之前，民间资本对电影业务的投资已经非常活跃，山

西煤老板手握数十亿资金投拍电影，浙江温州、义乌的民间资本也在向电影业涌动，其他无处可去的民间资本也均在溢向电影业。所谓“放开”其实早已成为既定事实，《电影产业促进法》不过是顺应潮流在政策上予以了认同而已。

综合世界电影制作潮流来看，拍出好电影无外乎两点：充裕的资金、良好的创意。两相比较，包含内容、价值观和审美趣味的电影创意，比资金更加重要。资金和创意是促使电影快速发展的左膀右臂，但这次《电影促进法》虽然在资金上为国产电影松了绑，但在创意内容的管制方面，却没有显露出明显的松绑意图，仍然体现出放开市场、不放开内容的整体意识。电影之间也有竞赛，只松开一条胳膊的国产片电影拿到国际电影市场上，如何与那些双臂都松开的作品去进行竞争？

谈到发展电影产业，人们常以韩国为榜样。韩国除了出台《文化产业促进法》为“文化、娱乐、内容”产业全面松绑外，针对电影还专门出台了《电影产业振兴综合计划》等法律保障政策。更重要的是，韩国从1984年开始着手废除电影审查制度，1999年宣布彻底废除影像制品审查制度，实行分级制。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已经知道了，韩国文化产业腾飞，韩国电影、电视剧在中国引起一股长达十年的“韩流”。

所以，《电影产业促进法》为民间资本正名，只不过是“放宽”了对电影产品投资的资格要求，真正的“放开”，一定得是资本与内容的双重放开。在让民间资本更多注入电影业的同时，也应立即着手准备废除电影审查制度，实行分级制。如此，中国电影业的两条胳膊才能被真正松开，迎来属于国产电影的腾飞期。

体制开放一小步，电影繁荣一大步

◎宇文

民间资本博弈中国电影市场，其实早就开了口子。给人印象深刻的是王中军，他在1994年和他的兄弟创立了华谊投资有限公司，在1998年投拍第一部电视剧后，开始进入电影市场。2004年的贺岁片《天下无贼》票房突破1亿元人民币，从此华谊兄弟风生水起，激发了中国电影市场国产票房的高潮。

新生代的观众都晓得，中国电影市场已经形成国产、合资、好莱坞大片抢食的格局，多元化的国产电影（包括合资）投资已经成为凝聚国产票房的主力军。按照去年中国的百亿票房计算，多元化投资的中国电影和好莱坞大片几乎是各占半壁江山。无论是张艺谋、陈凯歌、姜文等国内大导演的作品，还是香港名导北上的高票房电影，片头再也没有传统的北影、上影、西影三家独霸。民资博弈电影市场，成为分享国产票房盛宴的主角，已是时势潮流。广电总局通过立法途径给民间资本“开门”，不过是顺应时代和市场潮流而已。

长期以来，电影在内地主要承担着弘扬主旋律的教化功能。由于功能的掣肘，电影难以孵化为文化产品，也和市场经济不兼容，导致了观众流失、国家投资人不敷出的尴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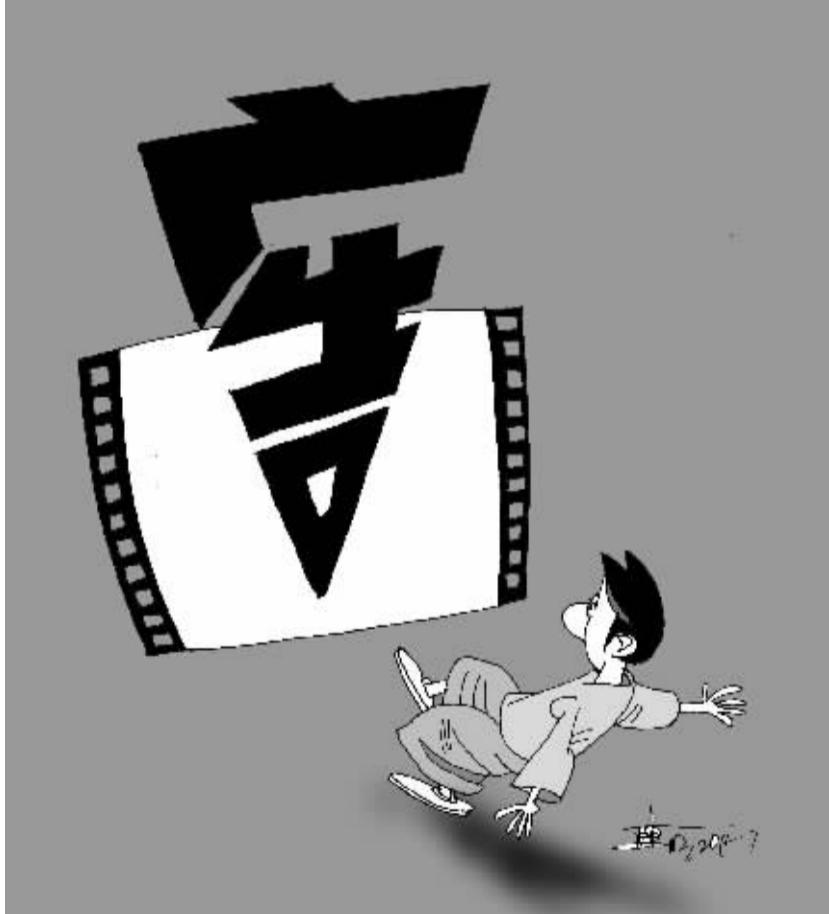
基于机制上的限制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原因，民间资本不能也不愿意介入电影。

2003年7月，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签署了《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

的安排》，给两地合拍华语影片开了口子，促使香港名导集体北上，内地香港演员同台竞技，使国内电影市场呈现出繁荣景象。同年，广电总局颁布《电影制片、发行、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》、《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》，开放民间资本进入电影制作和放映环节，而且进一步放宽了中外合拍影片的条件。2004年，广电总局发布“43号令”，允许在中方控股51%的条件下，外资与境内民营电影公司成立合资公司。到2004年末，电影生产的国有企业投资比例已下降到50%以下，境外资本、民营资本联合拍摄的影片达到80%。

可以说，监管方在体制上能开多大口子，就会有多少民间资本拥拥而至加入淘金大军。在中国电影市场热得烫人之时，监管方给予多元资本投资的机会是件好事。

公众乐见民间资本深度参与电影市场博弈，因为这不仅有助于催化中国的文化产业，更有助于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。



植入广告要有技术含量，一方面需要提高影视剧质量，让观众感到植入广告没有伤害影视剧。另一方面植入广告要符合剧情需要，自然融入剧情。不能过多过滥，手段拙劣，让观众产生“被广告”的不快，最后影响影视剧的票房与收视率甚至导演、制片人的口碑。

◎深圳商报
王建明绘

韩红跟李谷一一样不宽容

◎万阙歌

近日，韩红接过李谷一的接力棒，担任金钟奖点评嘉宾。此前，李谷一继“离席门”事件后，又因发表声明退出金钟奖嘉宾席引起舆论关注，人们纷纷揣测李谷一“退席”的原因。一时间，关于李谷一和其他评委嘉宾闹矛盾、受其他评委委派排挤的传言风生水起。从李谷一本人及金钟奖方面的解释情况看，事实真相也许并非如此。

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，韩红“接棒”后，也引起了争议。对韩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两点：其一，她向观众发难，“听歌就给我安静

点”；其二，她对选手进行批判，“不要编那么多故事”！

我个人对韩红的印象一直很好。7月中旬，韩红连续担任了多期《我要上春晚》节目的嘉宾，表现既得体，又充满感染力。尤其是7月17日播出的这一期，出现了感人一幕：一位小女孩表演架子鼓相当精彩，主持人介绍，小女孩几个月的时候父亲便离家出走，是她妈妈一个人把她拉扯大，并攒钱供她买乐器学习演奏，妈妈甚至为了专心抚养她而放弃治疗自己的病。包



示要赠送一套价值七八万元的架子鼓给小女孩，并送她到最好的架子鼓老师那里学习。

我一度猜想，以韩红的率性及其对选手的关爱之心，假如当初金钟奖女选手苏晴迟到的那场比赛不是由李谷一担任嘉宾，而是由韩红担任嘉宾，苏晴或许就可以获得“重生”机会了。然而现在看来，猜想是毫无意义的。韩红表现出了和李谷一一样严肃、较真、缺乏宽容的一面，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。

对于“呵斥”观众，我认为还情有可原。金钟奖比赛毕竟是歌迷会，现场观众像“追星”一样吹哨子，发出“噼啪噼啪”的响声，确实有损文明，也影响比赛。然而对于选手有感而发，诉说自己的悲情故事，也截然相反，则让人不能苟同。



▲近日，北岛宣布暂停散文和专栏写作，重新写诗。(CFP供图)

北岛还能写出什么诗句呢？

◎姜伯爵

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。”无论是谁编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，都不会也不可能忘掉这句诗，更不可能忘掉这句诗的作者——北岛。只可惜，不见北岛已经很多年——我指的是作为诗人的北岛。

但最近，北岛又要回来了。

7月20日，北岛在2011香港书展上做题为“古老的敌意”的演讲。他援引诗人里尔克《安魂曲》中的名句——“正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……”他认为一个好的写作者应该有意识地保持与所处时代、母语以及自身的某种紧张关系，并在演讲中批判“粉丝文化”。近几年来，北岛的散文集《蓝房子》、《午夜之门》、《青灯》和《城门开》陆续出版后，引起广泛关注。但近期，北岛毅然暂停散文和专栏写作，集中精力重新写诗。

这消息的确能令部分人兴奋，不过我很是疑惑：重新写诗的北岛能写出什么诗句呢？

我不知道北岛是否真正解读过他想要吟诵的这个世界。如今，除了纯正的文学研究者和狂热痴迷的诗歌爱好者，一般人是不会对诗歌或者北岛感兴趣的，今天的时代和北岛全盛时期的时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。

我不想说北岛写诗是为了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而炒作，那简直是一个很

冷笑话。至于思考，我敢说如今微博上随便一个草根的“小段儿”都不差。今天，我们都有思想了，而北岛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思想领袖，他落伍了。

可能我说的过于悲观，不过，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时代，北岛之前的晦涩和深奥是无法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的，但新的东西他能拿得出吗？我表示怀疑。

“重逢，总是比告别少”，这是北岛自己说过的话。重新写诗的北岛能写出什么诗句呢？也许是“告别”的序曲吧。

在我看来，北岛重新写诗的话，无外乎呐喊、反思、但北岛还能呐喊吗？如果他再发出类似“我不相信天是蓝的，我不相信雷是假的，我不相信死无报应”的怒吼，绝大多数读者或许会“一哂了之”，这早就没人相信了。更何况，北岛已经不再年轻，一个已经处于暮年的老头是否还喊得动，更是让人怀疑。套用方舟子的一句话：“我怎么看北岛都没有重新呐喊的潜质。”喊不动的话，能勾起老一辈人的怀旧吗？

40岁以上的人或许会听一场过气歌星的演唱会，那还得是“有钱”、“有闲”的人。至于去买一本北岛的新诗集，那简直是一个很

一方面，选手在表演之前或表演之后讲述一下自己的幕后故事，是很常见的现象，韩红为何偏偏从眼前这位选手开始拒绝呢？另一方面，就算这是“煽情”，也不至于真的影响评委打分吧？评委自有标准在心，岂会因为选手发表了一番“感情”，便失去了分寸，乱打起分来？当然，如果从严肃性、公正性等方面讲，韩红不允许选手“煽情”的做法，就跟李谷一不允许选手迟到的做法一样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只是，在娱乐大众化的现实背景下，对待各类比赛的选手及其突发状况，作为明星大腕，还是多些宽容，少些刻板为好。假如某位选手真的才艺出众，纵然其他方面有点违反“规则”，也不是不可以迁就的。